

青  
蓮  
著

# 双 劍 幽 情



229751

双剑  
丝情

青莲

著



0435377

长江文艺出版社

青 莲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石首市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4插页 336000字

1992年元月第1版 1992年元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 7-5354-0517-7

I·449 定价：8.50元

## 《双剑幽情》内容提要

一个是技压群雄的万里飞行仁义侠；

一个是无所不能的踏雪无痕巾幗侠。

重返中土，仁义侠救危城，杀贼寇，济百姓，声名远播；

离乡背井，巾幗侠张正义，除奸佞，救灾民，隐姓埋名。

少女怀春，爱哥哥，无奈一厢情愿；

少男懵懂，护义弟，不知情为何物？

傻哥哥不知义弟是女扮男装；

痴情妹疑心兄长已钟情他人。

一个刁钻，一个呆愣；

一个有意，一个无心。

归故里，明身世，大仇得报；

释前嫌，现女装，良缘缔成。

功名利禄如粪土，英雄美女双归隐，千古佳话人人赞，笑傲江湖留美名。

## 目 录

一、雾海茫茫	少女泪沾衫	1
二、征西凯旋	高宗赐御宴	15
三、恩断情绝	泪洒水月庵	28
四、立誓报仇	结义黑松林	44
五、再起祸端	举兵犯中原	63
六、杀女陷后	武曌烧冷宫	78
七、女扮男装	仗义吴家园	100
八、隐迹遁形	终老桃花岛	121
九、狭路相逢	血流登州城	141
十、荡妇淫夫	害命又谋财	166
十一、锋芒小试	师徒双遭擒	184
十二、同沦天涯	英雄惜英雄	207
十三、铲奸灭害	美名扬青州	227
十四、主仆受惩	恶人有恶报	249
十五、回归故里	举目满疮痍	274
十六、除恶务尽	双侠初联手	299
十七、抱打不平	被困鄆家畷	322
十八、情哥奄奄	愁煞娇情妹	347

十九、喜结良缘	祭祖二贤庄	.....	366
二十、狭路相逢	水底战群魔	.....	390
二十一、祖孙乱伦	人头落粪坑	.....	417
二十二、收罗党羽	血溅御教场	.....	446
二十三、后嫔斗法	高宗睁闭眼	.....	470
二十四、痛改前非	不肖子勒马	.....	496
二十五、隐迹海岛	千古传美名	.....	514

## 一、雾海茫茫 少女泪沾衫

登州观海，绿水茫茫。海上罩一层薄薄的白雾，无边无际，波涛万顷，哗哗有声，令人心旷神怡。

站在岸边的崖上的两个青年中，年纪稍大一些的，不到二十五岁。他身长九尺，银盆大脸，面白无须，剑眉虎目，鼻正口方，大耳有轮。由于生活动荡，寝食无规，不知趣的抬头纹，已偷偷地爬上了额头，人不但长得消瘦，看上去好象疲惫不堪。他头扎白巾，穿着紧袖口的黑色上衣，腰悬宝剑，双手叉腰，站在岩石上不住地徘徊，唉声叹气。

那年纪略轻的小伙子，年纪也在二十开外。他长着鹅蛋脸，眉清目秀，面如粉饼，唇红齿白。此人头裹红巾，上身也

是穿的一件黑色紧袖口衣服，下着一条黑色灯笼裤，腰悬宝剑，两手捧着头，坐在岩石上，显得心绪烦乱，愁肠百结。

只听那年长的停住脚步，回过头来，向坐着的青年道：“怎么办哪？你我长此下去，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如惊弓之鸟，东躲西藏，难道就此了结一生吗？”

坐着的青年听了，放开两手，愤然抬起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咱们豁出去拼了！”

年长的摇头道：他喜的就是要我们拼，我们寡不敌众，硬拼只能是作毫无代价的牺牲。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倒是有个办法，不知你意下如何？”

坐着的青年问道：“兄有何计，小弟洗耳恭听。”

年长的稍作踌躇，慢慢说道：“我们干脆去海外，觅一小岛，暂且栖身，再从长计议。”

坐着的青年叹口气，不以为然地说：“此事谈何容易，去到海岛，荒无人烟，衣食住行，毫无着落。有道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倘若随身衣物用尽，你我不是困死荒岛吗？”

年长的道：“活人总不会让尿憋死。我们可以自耕自食。有飞禽走兽，野果野味，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岛上如世外桃源，既无金钱名利的诱惑，也无贪官污吏的倾轧，你我朝夕练习武功，何乐而不为呢？”

坐着的青年听了似乎很动心，过了片刻，又叹息道：“大海茫茫，无边无际，我俩又无船只。纵有船只，你我又不会驾驭，怎能出海寻觅那理想之地呢？”

年长的道：“咱们慢慢探访，倘若有商船出海，你我只说是出海探宝，即可随同前往。”



坐着的青年道：“好倒是好，只是你我终有不便。”

年长的听了，诧异地说：“你我患难弟兄，情胜同胞，有何不便？难道……”

见年长的起了疑心，坐着的青年急忙说：“你还没将真正的家史告诉我啊！”

年长的听了，转忧为喜：“我不是对你说过多次了吗？”

坐着的青年双眼一斜，一副刁难顽皮的样子：“俗话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必须开诚布公，直言不讳，我才放心。”

年长的无可奈何的在一块石头上坐下，委屈似的说：“我俩生死至交，情同手足，还有什么可向你隐瞒的？好，你听着。我家住山西潞州二贤庄，先父单雄信、伯父单雄忠，在临潼山死于李渊之手。当时杨广无道，诸雄并起，先父在贾柳店结义三十六友，在瓦岗寨起义。因李密不义，挑拨离间，众人离散。先父被洛阳王王世充招为驸马，可李世民诡计多端，将先父杀害。为了收买众将人心，他又假意认我为干殿下。”

“那一年，洛阳天旱，蝗虫成灾，太宗得知，亲临洛阳。恰逢愚兄外出游猎，昏君不顾君臣大体，企图奸污咱娘，逼得咱娘上吊。我年轻气盛，当晚扮成夜行盗行刺昏君，不料行刺不成，险些被人抓获，若不是凭着武功，我也难有今天。太宗恼羞成怒，画影附形，行文天下，将我缉拿。十年来，愚兄登青山、涉绿水、宿古庙，九死一生。有幸得遇贤弟，结为生死至交。可事到如今，你还信不过愚兄啊！”说毕，垂头叹息。

“可是……”那年轻的话到口边，欲言又止。

年长的焦急地说：“可是什么？”

年轻的一脸忏悔道：“兄长啊，我对不起你，欺骗了你。我，我是个女的。”说着，羞得低下了头。

年长的叫单官保。听她一说，惊跳起来，半晌没有话说。他仔细地看了看她，正色道：“你，你到底是谁？”

她安慰他说：“兄长且请坐下，稍安勿躁。我本是天盖山人，爹爹董逵，母亲陈氏，膝下无后，只生小女一人，取名亚男。我立誓终生行侠仗义，路见不平，即拔刀相助。太宗征伐高丽，命张世贵到山西招募义勇。谁知张世贵不仁，改为抓丁，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仅只如此倒也罢了，可他竟巧立名目，花样百出，有钱双丁赎放，无钱独丁赴役，逼得多少人妻离子散，家毁人亡。先父不平，邀集绿林豪杰，对张世贵进行警告，不料他反将我爹爹害死，母亲尽节，小女只身一人，只得四处潜逃。张世贵怎肯罢休？他行文天下，到处缉捕小女，想斩草除根，以绝后患，逼得我走投无路，不得已，才以死相拚。这才是小女的真情实话。我与你同甘共苦，已达三年之久，再与你到海外，你将如何善待我？”

单官保惊讶地说：“如此说来，倒是愚兄有罪了。贤妹放心，只要我有一口气在，你我去到海外，愚兄一定为你选一门当户对的人家，绝不有负。”

董亚男故意问道：“我俩相处有年，难免惹人口舌，对我这尚待闺中的女孩儿说来，可是千口难辩哪！”

单官保听了，左右为难，低头沉思了一会，才试探地说：“贤……”

“嫌什么？你嫌弃我？”

“不！不！我说贤妹呀，你若不弃……咱俩结为……终身……伴侣，不知贤妹对……愚兄是否……有意？”

董亚男听了，两颊飞红，禁不住流出了兴奋的眼泪。单官保见了，急忙奔过来，一把抱住了她，董亚男顺势温柔的扑倒在单官保的怀中。官保做梦也没想到与自己共甘苦的兄弟竟是女的，其兴奋难以名状。他伸出有力的大手，抚摸着亚男的头发，用自己的衣袖为亚男擦干眼泪，紧紧搂着她好一阵温存亲吻。她也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良久二人才站起身来，从崖上下来，走向茫茫的海岸。

官保与亚男俩人，在海岸寻觅多日，却未见一只船影。

一天，二人又到海边翘首盼望，突然一只海船远远驶来。二人不禁喜出望外。又是跳跃，又是呼喊，等船驶近，才知是艘出海去的商船。船上有三个掌柜，一姓钱，名世明，四十岁左右，满脸络腮胡子，尖脑袋，尿罐脖子，死鱼眼睛，金钱耳朵，凸腹短腿。一名刁贵，生得獐头鼠目，兔耳鹰腮，满口黄牙，山羊胡须，身材细长。一曰贺保，五十余岁，迂里迂腐，三绺胡须及胸前，说话咬文嚼字，不时的摇头晃脑，一脸酸相。

单、董二人登船。单官保高声问道：“老板，能带我俩出海么？”

那钱世明走上前来，恶声恶气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搭船到哪里去？”

“我们兄弟二人，想乘商船，出海探宝，不知老板能否行行好，让我二人方便方便？”

一听说是出海探宝，钱世明顿起歹心，随即满脸堆笑，恭维道：“原来两位是大客商，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请问二位贵姓？”

“贱姓王。”

“有请，有请！”

单、董二人登船，钱世明命拔锚启航，单董二人心中的一块大石终于落地，不禁深深地叹了口气。

开始几天，亚男感到头晕脑涨，心烦呕吐。单官保自从知道亚男的真实身分后，对亚男反倒不敢过于亲近了，他心中仿佛有千万种柔情无处发泄，可又怕别人看出真情而误了大事，所以愈发显得苦闷。可他却从钱世明一伙人的眼神中，看出他们对自己和亚男不怀好意，只得终日陪在她身边。吃饭睡觉，也格外小心。

到亚男慢慢适应了航行，二人才在船上四处走动，不久他们就与船工们打得火热。

· 这日正午，亚男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便急奔厨房，端起一盘刚切好的牛肉，一碗热气腾腾的大米饭，来到船上饭厅坐下，正端起碗，要吃时，突然从厨房里传来“啪”的一声脆响。亚男愣了一下，终抵不住饭菜的诱惑，正用筷子将一大口饭，扒到嘴边，只见银光一闪，“啪”地一声，碗已掉在地下摔得粉碎。

亚男刚一抬头，不料一柄宝剑已横在眼前，剑头已开始发暗，慢慢地变成了铁锈色。亚男见状大惊失色，用手擦了一把汗，向握剑的单官保问道：“你这是为何？”

“你忘了我是谁吗？”说时，他又用剑尖挑拨着牛肉，只

听“咝”地一声，盘子里冒起一股白烟，“看见了吗？你这个馋猫。走吧！”二人刚走出厅门，就听饭厅里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记住，以后我吃什么，你吃什么，不许一个人单独用餐。”

亚男虽说内心不服，可也实在没有反驳的理由，只好压住满腔怒火委屈求全了。

以往夜间睡觉，二人总是合衣而卧，同时就寝，自从知道亚男是女孩子后，单官保总觉得浑身不自在，便不好意思与她同时就寝，而是等她睡下，他才摸回船舱，倒头便睡。

这天夜晚，朦胧的月光使湛蓝的大海显得格外神秘，浓浓的海雾给人一种虚幻的感觉。

董亚男想起了死去的双亲，心中异常悲伤，她站在甲板上，对今后的归宿感到茫然。猛地，她看到一个晃动的人影，直奔他们的船舱，而单官保因多饮了几杯酒，正在酣然大睡。只见那人轻巧地打开了舱门。亚男悄悄地潜到舱旁，暗暗窥视着。那人在舱内翻箱倒柜，在衣物中翻来翻去，把手伸进了装银两的布袋，掏出银子，忘形地干笑了两声，忽听“啪”的一响，来人眼疾手快，一个跟斗翻了出去，手中布袋也已飞出窗外。亚男的一柄宝剑却已横在来人的脖子上。他一缩头，从亚男的胯下钻了出去，可见也是一个武林高手。

亚男心中暗暗佩服。正欲追赶，只听单官保说：“放他一马，他是钱世明，不过想讨几个小钱罢了！”

“你难道没有睡着？”

“我睡觉从来不闭眼睛。”

“你骗人!”

“我骗你?你晚上起来梳头上茅房我可都知道。”

“你,你真坏。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呢,没想到你也是个小人!”

“我是小人,我骗了你?”

亚男故作生气地样子伸手揉揉单官保,官保抓住她的手抚摸着,二人大笑着滚在一起。

转眼已一月有余。船上的人都已知道他二人是武林高手,却奈何他俩不得。只盼他们快快下船,快些道出珠宝埋藏地点,以便下手。眼下,大家暂且相安无事。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刚刚还是风平浪静,万里晴空,霎那间便乌云翻滚,海雾漫空,狂风夹着暴雨,倾泻而下,滔天巨浪,排山倒海似的压来。

舵工高声吼道:“赶快把篷扯下来!”

水手说:“不行。篷绳被卡住了,落不下来,只有把桅锯断了!”

舵工:“那就上桅去,砍断绳索!”

水手:“谁敢上去?”

狂风暴雨,吹打得人不能喘气,雷鸣闪电,震刺得人不能睁眼。

钱世明此时正在舱内磕头,不断地祈祷:“天哪,菩萨保佑,这只船可不能沉啊!”此乃是一条贡船,载满珠宝贡品,正上京进贡。若有不测,钱世明如何担待得起。他虽是老板,只是因为船上全是价值连城的贡品,才押送贡物出海,可他

是初次出海，遇到狂风巨浪，毫无办法，只好象磕头虫似的求菩萨保佑。伙计刁贵吓得脸色惨白，尿了一裤子，两手死命的抓着船舷。

贺保叫道：“大家镇静，难道船上就没有一个大富大贵八字的人么？说不定我们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呢。再说，有道是‘生死有命，福祸在天’，请大家还是镇静下来。”

正在这时，单官保一箭步从舱内冲了出来，却被亚男一把抓住：“哥，你不能上去，这么大的风浪，非比儿戏，再说你又不会爬杆，万一……”

下面的话尚未出口，单官保已明白了她的心意，笑着拍拍她的头：“放心吧。让你也见识见识我的轻功！”

说完，他窜到桅脚，两手握住桅杆，两足只轻轻一登，便跃上了杆顶，只听“扑”的一声，篷已落了下来。单官保人也平平稳稳地站在船上。

众人一声惊呼，亚男更是激动不已。可转眼间，单官保已不知了去向。

船已减速。

舵工道：“钱老板，这船已不能按原目标行驶了，只能顺风而下。您看怎么办？”

钱世明哭丧着脸说：“为了安全，只好如此了，等风息了再说吧。”

商船顺风而驶，漂向东北。不一会儿，前面隐隐约约地现出了一个岛屿。两个舵工手握舵标，摊开海图，在昏暗的灯光下看着，不时瞧瞧罗盘。一个舵工对众人说：“前面就是桃花岛，一个无人的荒岛。”

钱世明说：“靠岸！”

舵工点了点头，船也随之靠岸。水手正准备抛锚。突然排山倒海的巨浪打来，商船在山石上撞得大洞小眼，海水哗啦啦的向船内猛灌，众人大惊，急忙弃舟登岸。

舵工大叫道：“快将船拖上来。没有船，我们怎么出得了荒岛？”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使尽全力，把船往岸边推，可船却纹丝不动。

单官保见了，拔出宝剑，砍断一根古柏，去掉枝叶，托住船头，用锚链稳住，单、董二人，将船头抬起，又用绳缆拴住船头缆桩。众人一齐用力，才将船拖到岸上。众人刚上岛屿，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见成群的野兽长虫，狂奔乱吼着，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震得山鸣谷应。

众人一见，吓得东奔西逃。单、董二人也大吃一惊，随即拔出宝剑，向后撤退。至悬崖下，两人才挥剑猛劈猛刺，只见银光一片，转眼已倒下了五六只猛兽，其余的见了，四散逃走。

二人累得精疲力竭，汗水混合着雨水，浑身湿透。亚男正要给官保擦擦汗水，却见一花斑巨蟒正张着血盆大口，吐着信子，要将官保吞下。亚男大叫一声，一剑挥去，巨蟒却已叼住了官保的长剑。

官保面不改色，只用手轻轻一按剑柄，一柄小剑飞出，刺穿了巨蟒的喉咙，那蟒吼叫一声，笨重的扑倒在地上，蜷曲成一团。官保又一按剑柄，那柄小剑不见一丝血迹的飞回长剑之中。



亚男不由得呆呆地望着官保：“你，你是……”

官保用手按住亚男的嘴巴：“走吧，去看看其他的人”

二人疲惫地来到船边。

只见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堆堆的白骨，遍地血迹兽粪，污秽不堪。

亚男忍不住大口呕吐起来，边吐边断断续续地说：“野兽怕火，你，你赶快收集枯枝。”

火很快生了起来，远处仍隐隐可听见虎吼狼叫，二人这才将身上的湿衣服脱下拧干，晾在船上。又在四周燃起了几堆火，这才感到腹中饥饿，胡乱吃了点东西。此刻，天色早已暗了下来。二人一来受了惊吓，二来也确实累了，便早早的睡了。

次日，风息雨止，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他们来到船上，只见舱内粮食，鸡鸭鱼肉、布匹药材、金银珠宝等，一应俱全。二人不禁心花怒放。

用过早点，官保说：“咱们上山去，寻找一个安身之处。”

“好。”

两人手执火把，身佩宝剑，登上山来。众野兽见了，望而生畏，夹尾而逃。

就这样，他俩连续找了几天，却毫无结果。

一天，天气昏暗阴沉，象有风暴的样子，两人又出发了。这次他们改变了方向，从东南方向山上攀登。走至半山腰，亚男一声惊呼：“快来看哪！”

只见半山腰有一个天然石洞。他们怕洞内有野兽，就折了几根枯枝，堆在洞口。恰在此时，狂风大作。两人急忙钻